

大地书写,该有怎样新的走向和可能

近日,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常州分论坛举行。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获奖作家,与来自全国的评论家、期刊主编,相聚高晓声先生的故乡常州,围绕“大地书写的新走向”这一议题,共话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新现状、新经验与新走向。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面对“新”与“变”,作家首先要“走向新大地”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巨变,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新技术以加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应该怎样去书写。

“‘大地书写的新走向’,完全可以改成‘走向新大地的书写’。”作家徐则臣直言,当下的“大地书写”常常缺少了“走向大地”的过程,导致“写得扎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解决不好,能够把细节呈现出来,就已经是一个好作家了”,其实这个标准跟真正的好作家、真正的好文学距离十万八千里。“态度决定一切,很多时候态度有了,小的问题我们起码能解决,可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写出来。”

作家刘玉栋认同“深扎”的重要性。“土地流转后,农村土地都变成了苹果园、葡萄园、樱桃园,各地的农业合作社在产、供、销方面花样繁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的乡村经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在‘新’与‘变’的背后,有很多故事需要讲述。”

作家马金莲出生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在80后作家中拥有比较扎实的乡村经验,这些年政府规划搬迁工程,乡亲们一头扎进新环境热情生活,“写作也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生活从来没有停止”。

“当下的乡土书写,难点在哪?兴奋点在哪?如何写出新故事、新高度?毕飞宇评价高晓声的小说,对鲁迅开创的乡土书写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当代作家如何深化和拓展,哪怕只是一点点?”作家朱山坡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项静谈到,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们,笔下反映的都是与国家和时代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大事件、大问题,比如要不要人社、要不要改革等等,文学关注这样的核心问题,才有价值。“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以文学叙事的方式,让普通的读者与这些问题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对乡土写作是一个挑战。”

新的“地方书写”,在更广阔复杂的空间展开

文学叙事经历了“到城市中去,到世界中去”的演变之后,重新回到地方,以“地方”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支点,意味深长。

在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看来,地域确实制约着文学创作。比如,在毕飞宇以上世纪70年代苏中平原为背景的小说里,平原被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的河流分割成无数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就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鸡犬之声相闻,但基本不相往来,每个小格子里面其实都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生存竞争,因为土地是固定的,是不可再生的,所以“王氏三章”里的村长拥有绝对的权力。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写六十七年代即使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漏斗户”陈奂生照样吃不饱,但是到1979年的春天,不单吃饱了,还能把余粮炸成油绳去卖,让它周转、流通起来,然后买了一顶帽子。“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农民,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描写得非常动人,这一定是有地域因素在里面。”

如果说,过去“地方”是封闭、凝固、静态的,在今天,“地方”则是开放、流动的,而且有了更丰富复杂的视角。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看来,地方性叙事的创新是大地书写的一个重要路径。以获得第二届高晓声文学

奖的几部作品为例,同样是在书写“地方”,却是在更为复杂立体的空间当中展开叙述,大地作为中心,有了更多的参照物,比如星空、海洋、河流。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写秦岭深处的村镇,小说里的“星空”,不仅仅是自然的、物理的存在,也作为文化、精神、哲学空间而存在。孙频《落日珊瑚》里的小镇,位于大陆边缘,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交织所产生的独特地域文化。王安忆的《五湖四海》,也是在对大地与江河不断穿插的描述当中,展现非常宏阔的时代变迁。

“如果放到从前,我会觉得‘大地书写’这个概念有点标签化。”作家孙频表示,这些年她对大地写作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越来越感觉到地域性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不仅仅对作家的写作具有塑造作用,对作家本身也有疗愈作用,不停地为作家注入能量。”

“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童年乐趣都来自大地和乡村。人在城市里觉得疲惫的时候,还是会本能地想逃回自己的出发点,回到离大地和亲人们最近的地方。”正因为此,孙频近几年写作的山林系列、海边系列、岛屿系列、县城系列、黄河系列,看起来地理差距非常大,有南方有北方,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结合了地方性和人类学的一种写作,这种结合,也是大地书写的一种。

如何书写新农人、新经验,新乡土写作任重道远

作家汤成难现在回到乡村生活,说起这些年乡村的变化,感触很深。

“小时候在田野上走,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地平线,现在看不到了。小时候乡村的冬天,亮星的夜晚特别明亮,就跟白天一样,现在也看不到了。我干建筑的那些年,每次从老家开车回城就会哭,看到庄稼地被覆盖在水泥、柏油下面,我会很心疼。我一个远方亲戚,是抬棺时领头的那一个,活到将近90岁,跟他一起抬棺的那些老头,先后都离世了,也没有新人加入,棺材从八个人抬到四个人抬,到后来,这个仪式索性简化掉了,我体会到乡村风俗的消亡。”面对这些变化,汤成难希望用文字写出这片土地最本质的关联和情感。

《文艺报》副编审行超认为,城乡边界正在消失,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新的乡土世界的生存经验,其实纠结了很多城市的生活经验。比如鬼子的新小说《买话》,描写了刘耳这一代农村走进城市之人的窘境,身体和灵魂没法在城市找到归属,回到农村也找不着北,处处是尴尬和无奈。

常州工学院教授谢燕红认为,传统乡土小说里,作家对于人物在“新”与“旧”之间的紧张、焦虑,甚至疼痛,刻画得非常细致。这些人物多数是老年人,比如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他们可恨又可悲,可笑又很可爱,让人过目难忘。而现在的新乡土写作,更多聚焦回乡创业的青年人,把青年人的乡愁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串联起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这些重大主题。对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紧张,涉及较少。

在她看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当下作家做得更多的还是一种乡土文化的整合。“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新生态农业主、新种子培育者、新集体农场农人、新国企工人……农民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乡村文化振兴好像一蹴而就了。作家如果能够写出中国乡村文化中蕴含的生存观、生态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诸多层面的变化,特别是乡村文化的撕裂,才能反映更加真实的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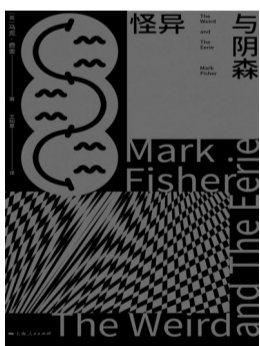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自然故事》
[意大利]普里莫·莱维 著
译林出版社
陈英、孙璐瑶、王丹钰 译
2024年10月



《衬纸》
[美]亚历山大·沃尔夫 著
王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怪异与阴森》
[英]马克·费舍 著 王知夏 译
新行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你是我的逃生之路》
[芬兰]约翰娜·西尼萨洛 著董晨 译
中信·无界
2024年10月

《自然故事》第一次出版时,普里莫·莱维用了笔名“达米阿诺·马拉拜拉”,他用15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将我们带入一个由技术进步狂潮推动的未来:从战场回归小镇的蒙德桑托医生发明了回忆触发剂,过去将永不会被埋葬;诗人购入作诗机,不再亲自写诗;拥有一台真正的复制机,不管是复制钻石还是妻子,都只需要简单的耗材……《自然故事》于1967年赢得巴古塔奖,其中一些故事在1971年被改编成电视剧《普里莫·莱维的奇幻故事》。

书中的故事情节不乏颠倒和荒诞,描绘了很多脱离理性、无视道德的情况,就像在集中营里,本该造福人类的科技被用来制造毒气室和焚尸炉。而莱维在书中创造的一些概念又在后来的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复现。例如,《退休福利》中关于记录和体验他人经历的想法,与近30年后上映的电影《末世纪暴潮》有相同的主题,并且与被视为第一部赛博朋克小说的《真名实姓》(1981)非常相似;《划算买卖》中能够完美复制物体的机器,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致命魔术》中再次出现;《作诗机》则与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作品《机器人大师》中的一个故事主题类似。

作者在柏林生活一年,深入研究了自己的家族档案和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挖掘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著名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与其子尼科——的非凡历史。库尔特·沃尔夫出生于波恩的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德裔犹太家庭,自幼喜爱书籍,23岁时成为出版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出版了弗朗茨·卡夫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书籍后来被纳粹焚毁。1933年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一天,库尔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逃离德国,在法国、意大利辗转,最终定居纽约。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寓里创办了万神殿出版社,该出版社因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载入文学史,并成为将重要欧洲文学作品引入美国的桥梁。

然而,库尔特与第一任妻子伊丽莎白·默克所生的儿子尼科被留在德国,尽管他有犹太血统,却在两个战场上为纳粹效力。当亚历山大·沃尔夫查阅尘封已久的档案并会见远房亲戚时,他发现了家族中诸多未曾传到新大陆的秘密,包括希特勒与家族制药公司默克公司之间的联系。《衬纸》通过沃尔夫家族未发表过的家书、日记和照片,揭示出令人惊讶的真相,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家族故事,编织出一幅关于历史和流亡险境、胜利与秘密的文学织锦。

本书是英国当代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全书共十四篇文章,集中探讨流行文化中的“怪异”(weird)与“阴森”(eerie)两个主题。怪异和阴森的共同点在于对奇怪事物的痴迷,关乎一种对外部的、对常规感知、认知和经验所不能及的东西的着迷。这种着迷通常包含一种特定的担忧,甚或恐惧。

怪异是无所归属之物,它表明,过去的概念和框架已经过时了。阴森关于从日常生活的紧要事物中抽离,从平庸中超脱,从现实的禁锢中逃离。作者以怪异和阴森的角度,解读洛夫克拉夫特与《星际穿越》: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中,着迷是最大的宿命驱动力;读者只要读过洛夫克拉夫特的一两篇故事,就完全能猜到其他的小说都会如何发展。《星际穿越》打动人心力量正是来源于甘冒风险,丝毫不惧怕感情用力过猛,开启了一种阴森之爱的可能。

这本小说假想了一个“优生主义”的社会。在未来的芬兰,为了全面健康与繁育,卫生部对温顺的女性贴上了爱洛伊的标签,她们的存在仅是为了满足繁殖与性欲,任何拒绝丈夫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聪明、独立的女性则被称为莫洛克,会被分配到社会最底层,并接受绝育手术,以防止有缺陷的血脉延续。爱洛伊与莫洛克的分类来源于科幻小说H.G.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的预言,其中,爱洛伊人是地上族,统治阶级、美丽而脆弱,而莫洛克是生活在地下的被剥削种族。

小说主角万娜自幼聪明,但她懂得伪装愚笨。她的爱洛伊妹妹莫名失踪,为了寻找其下落,万娜卷入被政府严令禁止的辣椒交易中,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服用辣椒竟然可以获得萨满一般的超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优生主义”未来的氛围感,小说还加入了爱洛伊培训指南、女性驯化简史、婚配市场召集令等“官方”材料,读起来兼具惊悚感与趣味性。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整理